

与优秀的人同行

周林

“当时，他成绩一般，话都说不利索，怎么现在成了公司老总，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说话有模有样的……”前两天，同学A在电话里对同班同学B的成就饱含“酸意”：既羡慕又嫉妒，言语间透着自己“运势不好”的痛苦。而我却清楚，同学B是抓住了时代机遇，凭着实干苦干，把小工厂做成了大集团；同学A虽起点高，却在“比上不足”的焦虑中，忘了自己已经是企业副總裁的骄傲。

我这两个同学的情况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有些人对“身边人优秀”的复杂心态——有人见不得熟人超越自己，有人盼着身边多些能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的“光”。我想说，多盼身边的人优秀，不是庸俗的“攀附”，而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，与优秀者同行，能让我们的“朋友圈”洋溢着向上的能量。

同学A的痛苦，源于对“身边人优秀”的误读。他把同学B的成就归结为

手段、背景，却忘了同学B从大专生到企业家的每一步，都是实干与机遇的叠加；他把自己的优秀当作标杆，却忘了优秀本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是赛道不同。

有些人容易犯这样的错误，就是把“身边人”当成了“对照组”：同事升职了，他觉得“凭什么”；朋友创业成功了，他怀疑“是不是走了捷径”；亲戚孩子找到理想工作，他抱怨自己“没资源”……这种心态，本质上是习惯用猜忌与怨怼掩盖自身的懈怠，把别人的优秀当成了对自己的否定。

事实上，同学B的成功，没有抢走同学A的资源，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实干的价值；同学A的职场经验，也能成为同学B的企业发展助力。我们该做的，是用“欣赏”看见彼此的光——毕竟，能朝夕相处的人才是真正互相照亮的“同行者”。

我曾和做生意的侄子说过一句“庸

俗”的话：“我很希望家里、亲人、朋友中多一些优秀的人，这样我就不会太累。”这话听着现实，却藏着生活的真相：当身边多些能独当一面的人，家庭“琐事”会少些，成长的“资源”会多些。

同学B的企业，成了我孩子大学期间实习的“第二课堂”——孩子在那里学到的不少现代管理理念，比课本上的知识鲜活得多；朋友的孩子考入名校，我们让两个孩子提前“云探校”，既拉近友谊，又为孩子搭建了交流的桥梁。这些“小确幸”，都是身边人优秀带来的“溢出效应”。

更深层看，盼身边人优秀，是在构建一个“向上”生长的生态。当亲人、朋友、同事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，整个圈子的氛围会自然提档升级，大家会更愿意分享经验、互相扶持，而不是互相攀比、拆台。

诚然，我们盼身边人优秀，但绝不是

把这种优秀当“筹码”。我曾见过有人盼亲戚“优秀”是为了借钱，盼朋友“成功”是为了拉业务，一旦对方“不给面子”，立刻翻脸不认人。这种功利化的“盼”，就失了“向上生长”的初心。

真正的“盼”，是纯粹的祝福：为亲戚孩子的进步真心喝彩，为亲人朋友的创业成功由衷点赞，为同事的升职加薪真诚祝贺。期盼身边人优秀，是因为相信优秀本身的价值——它能让人更自信、更从容，让生活更有质感，让圈子更有温度。

期盼身边的人优秀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，也是一种温暖的生活态度。毕竟，人生这场长跑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。与身边优秀的人同行，不是“运气”，而是我们主动选择的“方向”；不是“索取”，而是我们真诚给予的“善意”。最好的“向上”，是大家一起朝着光的方向，稳稳地前行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月色如洗，将大地照得格外明亮，一排排帐篷在月色下泛着白光。房婷记性甚好，左转弯拐很快就找到了老妇家的帐篷。她轻轻地将耳朵贴近帐篷，只听见帐篷内传出一个大人、两个孩童的呼吸声。

“他果然被赶了出去，他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？”房婷抬头瞧了瞧天上的明月，决定要找到吕思。

半个时辰后，房婷已找遍了所有能够藏人的地方，一无所获。她心中害怕起来，料定吕思已遭毒手。她疾步赶回老妇的帐篷前，抽出长剑将帐门挑开，冲入帐篷内怒喝道：“你这老妇，快些起来！”随着庞娥的应答声，帐篷内的灯火亮了起来，接着便是孩童惊醒的啼哭声。庞娥见房婷怒气冲冲地手提长剑指向自己，不由得惊惧道：“姑娘这是为何？”

房婷怒道：“小淫贼呢，他在哪里？”庞娥不知她是何意，小心地问道：“姑娘来寻吕思吗？他不在这里。”房婷急道：“你果真将他杀了。”

庞娥瞧出名堂，微笑道：“姑娘误会了，我一个老妇怎能杀得了人？”

房婷见老妇不像说谎，放下心来，插回长剑问道：“婆婆可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庞娥道：“你们走后，他也跟着出去了，我没能留住他，不过听他说要去白马雪山。”

房婷急道：“他手无缚鸡之力，江湖之中又有那么多人要杀他，他孤身前去不等于送死吗？”踩了跺脚道：“算了，我和你说这些有什么用。”说完转身冲出帐篷，去找她的两个师兄。

白马雪山地处横断山脉中段，巍峨的云岭自北向南横卧，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0座，主峰白马雪山海拔5430米。

高耸的云岭，群峰连绵，白雪皑

皑。远眺终年积雪的主峰，犹如一匹奔驰的白马，因而得名“白马雪山”。

吕思与韩图父子渡过金沙江，来到白马雪山脚下。三人吃过干粮向雪山爬去，一路上遇见许多武林人士，其中不乏粗鲁之徒。他们遇见吕思时，毫不羞耻地说着挑逗的言语，吕思心中怒极，每次韩图都使劲拉住他的手，示意他冷静。

吕思身上有伤，翻过几座山峰后，体力消耗很大，肩胛骨受力后传来阵阵撕裂般的疼痛，他只得咬牙苦撑。又翻越了两座山峰，韩图喜道：“到了，小塔黄就在前面那个悬崖下面。”

吕思听后精神振奋，疼痛也减轻了许多。三人正高兴间，忽听身后传来两个少女的说笑声，顷刻之间已来到吕思身前。一个少女轻咦道：“这位羌族姐姐好美呀！”吕思与林氏姊妹对视了一眼后，急忙转回眼神。

林晓停下脚步道：“姐姐是这里人氏吗？”吕思抱拳正欲回答，突地想起自己是女儿装扮，急忙将双手放回腰间轻施一礼。

林晓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吕思的眼睛，见吕思不说话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，莫非是个哑巴不成？”

韩图急忙接话道：“姑娘请原谅，我这女儿确实是个哑巴。”林雪叹道：“真是造化弄人，可惜了这位姐姐神仙一般的面容。”向林晓道：“姐姐，我们还是赶路要紧，雷圣秦之节和云圣左角带着一帮人都在我们前面了。”

林晓神色诡异地瞧了瞧吕思，道：“好吧，咱们怎么也要帮师傅她老人家抢小塔黄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九十八块三毛七

王垣升



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，对我来说，第一次领工资的印象尤为深刻。那笔钱是我走向社会、奔赴人间烟火最郑重的见面礼。钱不多，九十八块三毛七，却浸满我的汗水，藏着我的欢喜，还有懵懂岁月里最纯粹的感恩。

1989年夏天，告别学生时代，我走进了父亲工作过的矿山，成了一名学徒工。从前在校园，日子简单纯粹，不用为生计奔波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父母的庇护。而职场是全然不同的天地，没有家人的包容，没有随性的松弛，只有严谨的规则和繁杂的工作。初来乍到的我，事事小心翼翼，跟着师傅学习技术，细心琢磨每一道工序，师傅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，师傅的每一个点头微笑都是对我最好的奖赏。

每个月24号，是发工资的日子。那时，没有手机，没有转账，工资需要到单位的办事员处去领。我们出矿三队的办事员叫米大光，一个精瘦干练的河南老乡。当我从他手里接过工资和一张纸条时，心情很是激动，纸条上我的出勤、工时、加班补贴等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一刻，我不自觉地深深弯下腰，对着办事员鞠了一个躬，他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给我发工资的人。

握着薄薄的几张大小不一的钞票，我竟有些不知所措。

我不抽烟，但买了一条当时口碑不错的红梅烟。送给师傅时，师傅一边推辞，一边训斥我：“你这娃，乱花钱，师傅对徒弟好那是天经地义。”我把烟硬塞给师傅，转身跑回了宿舍。师傅

是我走向社会的引路人，上班教我做事，下班教我做人，那些日子，我没少在师傅家蹭饭，师父的恩情不能忘。

我不喝酒，但买了两瓶大曲酒。父亲好这口，平时喝的都是散装酒，从不舍得买瓶装的。这些年父亲明显老了，背也有些驼。从小到大，我是被他稳稳托举长大的孩子。寒窗十余载，衣食住行、学费开销，所有风雨都是他为我遮挡，我只管安心读书、成长。我习惯了伸手索取，习惯了岁月静好，却从未真切体会过家长的辛苦与持家的不易。

母亲喜欢耳环，多次听她对父亲说，我小姨的耳环很漂亮。我在银饰店徘徊许久，最后狠心花二十块钱买下了一对精致的心形耳环。我徘徊不是不舍得，是怕母亲骂我败家子。母亲从小教导我们勤俭节约，要知道，当时的二十块钱足够一家人生活一个月。

留下必要的生活费，我把父亲的酒、母亲的耳环和剩下的四十块钱，一同寄回了老家。

母亲回信很快就到了，破天荒没有责怪我。她信里还叮嘱我，要好好上班，一个人在外用钱的地方多，不要大手大脚，要把钱好好存着，将来娶媳妇用……看着看着，我忽然鼻尖发酸，母亲眼里，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

岁月流转，如今工资早已翻了数十倍，可每次领工资时，我总会想起当年24号那天，想到那个弯腰鞠躬的少年和掌心滚烫的钱。那份报酬不曾让我富足，却教会我：劳动可贵，知恩前行，便是人这一生最好的修行。